



林毓豪为陈裕仁先生作的画

9月24日,在著名琼籍雕塑家林毓豪的个展上,我意外见到了已故的“陈裕仁先生”,当然,并非陈先生显灵了,而是林毓豪为他画的一幅素描。

我不认得林毓豪,但和陈先生很熟,他曾是我的领导,也有恩于我,因此,站在这幅作品前,凝望着久违的陈先生,我自然是感慨万分。

记得海南建省办特区时,我只身回到故土任教,首先见到的就是院长陈先生。当时他满面春风地与我交谈,其热情谦和的言语让我一见如故,留下了此生难以忘怀的印象:敦厚质朴,一如其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海南艺术教育事业之所以能开花结果离不开这位先驱者呕心沥血的无私奉献。1980年代初,在海南大学艺术学院各种办学条件极差的情况下,他不辞辛劳、四处奔波,从全国各地引进各类人才,不少海南籍的艺术人才就是被他这种精神感召才重归故土。后来海南师范大学艺术系的筹建也是其一手所为而再创佳绩。

和陈先生共事的时间虽仅数年而已,但他对我帮助和教育却很多,殷切关怀甚至超出了工作范围。是故在他退休后,我会常想起他,虽然我们住得很近,但要见面也不容易——他几乎每天都在外面忙着教学或社会活动,偶尔相遇,必会非常开心地聊上一会。记得2001年秋,当我调离海南前,曾在校门口里碰到陈先生,笑中见难掩疲惫,特别是其印堂泛青,让我陡然感到些许不安,因而提醒他应注意休息,毕竟岁月

不饶人了,然他并不以为意。也难怪,他一生都很勤奋,很认真,工作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否则他也不会在音乐、绘画两个领域都有所成。遗憾的是,没过半年我就听到了陈先生的噩耗,据王家儒兄说,他是倒在兼课回家的路上。至今,我一想起这不幸的情节,除了难过,总会联想起冲锋的战士,无疑,陈先生可以说是真正为海南的艺术教育而鞠躬尽瘁。

画中的陈先生,目光深邃,表情肃然,有种宽宏大量的正气,仿佛又在思考海南艺术教育的新征途,虽与我心中亲切和善的陈先生有所不同,然从另一视角准确地表现出了他仁厚的品格,可谓是林先生人物素描中的精品。搞美术的人都知道,能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一个人的真实内在,除了扎实的功夫外,更重要的还要有相当的感情和了解。据闻林先生与陈先生是师生之交,他曾感恩道:“陈老师的高尚品德,忠厚为人以及可贵的敬业精神一直影响着所有学生,也深深地影响着我。”

而今陈、林两位先生皆为古人,但令人欣慰的是他们的人格精神仍在传承,犹如林先生所言,“一直影响着所有学生”,例如为这次展览尽心竭力的陈学博,就很好地表现出了师辈的认真和奉献。林先生有遗言:“名誉地位那是虚的,能在地球上、在历史上留下点什么,哪怕是一点点痕迹,也不枉此生。”的确,遑论两位先生的业绩,只就他们桃李成行而言,我以为,岂止是不枉此生,已然算得上是百世流芳。

人李商隐在《暮秋独游曲江》中亦写秋荷:“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二人所写,情韵妙合,异曲同工,都是暮秋之荷,叶老枝残,蕊枯香断,让人无限感怀,也让人十分惆怅,更让人在触景生情时,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李清照在《一剪梅》词中写到“红藕香残玉簟秋”,那是诗意的红藕香残,在秋天“雁字回时”,在那“月满西楼”之中,“轻解罗裳”是一种风情,“独上兰舟”更是一种意味。只有凭借秋荷,才能写出这样的诗情画意,从而生发出“云中谁寄锦书来”的心灵感叹!女词人写的秋荷,充满了书卷气息,令人魂牵梦萦。

现实中,老家江南的秋荷,也是美妙至极的,一种清新泥土的香味。那香味,在鼻尖游荡,沁人心脾。我想那秋荷,但见长江送流水,与江南的秋水长天,一脉相承,掩映于西边落日下,风光迷人,古拙苍凉。此时,随风飘荡的,还有渔船,袅袅飘散的炊烟,涓涓流淌的小溪,蹒跚而行的水牛……一切似乎与秋荷无关,其实密不可分,那是江南的秋意画卷,也是秋荷的心灵家园。我在江南凉秋,感受着一场秋雨一场凉,还乘着凉爽,兴致勃勃地去赏秋荷。我看那一望无际的池塘,没有了风荷无边,也没有了出水芙蓉,那荷花的一朵一朵,已是昨日风光。在我远远望去时,仿佛看见了那秋荷,是脱了粉红长裙的姑娘,在枯色荷叶上,优美地跳舞,是一幅生动的白描画。那秋荷,枯色透光,又像个娃娃,让我心生迷离。我想那秋荷,让古人着迷,大多写出了荷之残境,少写秋荷之风骨,把它的风姿,表现得出浴铮铮。

早秋之荷,有些品种,在江南还是盛开的,那首著名的《西州曲》写道:“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就是如此。那些秋荷,并不完全衰败,它开放得更显成熟,也更加意味深长。秋荷,不仅是“出污泥而不染”,而它一生都献给了人类,晚秋变老的荷,心灵更美,更高洁。它的藕、花蕊、荷叶、荷叶梗、莲子心,都是中药材中的特效药。据说,鲁班根据荷叶的构造,造出了伞,可以晴日遮阳,雨天避雨。有诗云:“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那迷境,那情境,还有那情绪,都有雨中迷雾般的诱惑,伞下缭绕心间的渴望。是呀,我观秋荷,不禁感叹,秋水若黛,那秋风弄出了涟漪,那涟漪滟滟如澈,让尚未沉睡的秋荷,似仙子,如画卷。那秋荷,在江南的秋天,最淡泊,最明志,最诗意,也最具有无悔的心魂。

唐代诗人陆龟蒙这样写《秋荷》:“盈盈一水不得渡,冷翠遗香愁向人。”那秋荷,在盈盈一水间,冷翠遗香,让人欲罢不能,欲盖弥彰。也正如他在诗中所说,那“不得渡”,是窘境,是无奈,愁煞人心,却甚是美好。清代郑板桥写《秋荷》诗云:“秋荷独后时,摇落见风姿。无力争先发,非因后出奇。”写得像他的画一样,出奇制胜,让秋荷的风姿,不争不奇,却很自得。我想那秋荷,在秋日夕照下,仿佛素衣仙子,临风不骄,在苦寒到来前,犹见风姿。是呀,郑板桥心中的奇,在于他运笔之间的淡雅,轻松从容,风骨见霜。诗人写秋荷时,赋予它谦让精神,贴切地表达出他的诗心主张,就是实事求是,虚怀若谷,有着至极的生命境界。

白居易《衰荷》一诗云:“白露凋花不残,凉风吹叶叶初干。无人解爱萧条境,更绕衰丛一匝看。”此诗的叙述,让人伤感,那秋荷,是晚秋之荷,或者说这是初冬之荷。明代画家文徵明,也在《钱氏池上芙蓉》中写道:“露洗玉盘金殿冷,风吹罗带锦城秋。相看未用伤迟暮,别有池塘一种幽。”那秋荷的“幽”,与白居易的“萧条境”,如出一辙,写出了秋荷的气质,也写出了秋荷的神态,有诗意动感,也有情境风韵。

唐朝诗人李群玉的《晚莲》中有一句:“残香随暮雨,枯蕊堕寒波。”大诗

走进老周三(白沙黎族自治县境内一个隐藏在松涛水库边上的宁静黎寨),人迹罕至,时间至此,恍然若失。我们一行六人,从牙叉乘坐快艇穿越松涛百里库区,向一个叫作老周三的村落驶去。随行的人分别是一位退役的作战参谋,一位中医学博士,一位植物学教授,一位经济学专家,一位记者和一名导游。大家志趣迥异,但都对老周三神驰已久。

快艇轻捷,雪浪飞逝,我们告别此岸,闯入陌生的湖心,山崖上一抹抹的水痕记录着自然地貌原始的信息,枯了又荣的草木则营造出一份旷古的寂静和神秘。偶然抬头,天上的云彩像一朵朵莲花绽放,然后慢慢被天风吹散吹远,显示事物“空”的真谛:一切仿佛有,但细寻却无。舷边的水声和悬崖上垂下的瀑布声完成天籁的合奏,远近青山无尽,山水相依相伴,演绎着时光流转中不灭的机缘。我们一块涉过湖面无边的宁静和沿途的落叶,一步一步进入自然的秘境——老周三。

脚步虽然在行走,但我的脑海中老是浮现着茶、泉水、幽篁和鸟鸣,想象在山中遇见千年老道,披蓑戴笠,远离尘世,餐风茹露,思接千载。感受眼前山水无尽的禅意,在旷野中竖起心灵之旌,慢慢回归自己,细心寻觅重返自然生生不息的本真。令人生发无限遐想的是老周三仅通水路,它在我心中注定是个一尘不染的桃花源。因为神湖里的龙王我们看不见,众鸟之王我们看不见,千岛所蕴含的因缘我们看不见,只看见晶莹的汗粒滑落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

而今陈、林两位先生皆为古人,但令人欣慰的是他们的人格精神仍在传承,犹如林先生所言,“一直影响着所有学生”,例如为这次展览尽心竭力的陈学博,就很好地表现出了师辈的认真和奉献。林先生有遗言:“名誉地位那是虚的,能在地球上、在历史上留下点什么,哪怕是一点点痕迹,也不枉此生。”的确,遑论两位先生的业绩,只就他们桃李成行而言,我以为,岂止是不枉此生,已然算得上是百世流芳。

走在老周三的村民,听说都到湖里打鱼去了,他们好像忽然消失在传说中的云梦泽。魏晋风度说的难道就是他们吗?一蓑烟雨,一叶小舟,一辈辈人不惊不觉的山居岁月。与我们一路同行中的作战参谋,此刻只想找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人生坐标;中医学博士则想在山上的百年沉香树下演绎千古医圣之绝学;植物学教授却一心只想采集植物标本追本溯源。老周三给我们的印象是前有渡口,后有泊位,既可乘舟而至,又可解缆而去。山民共十户,户户以剥笋采药打鱼为生。他们平素用山兰酿酒,制鱼成茶,一生一世甘愿做龙王的后裔,守护着老周三,守护着这方宁谧的净土。

弃舟登岸,叩山门,穿竹林,入黎寨。一路落叶纷飞,笋黄花红。路遇蜈蚣擒蛤蟆,我于心不忍,立即施救。一声真言,吽声遍野。来到老周三,不登天山者可谓未曾至也。所以说上天山,必经老周三。

因此,老周三在不知不觉中已成为有幸来到此地的人绕不开的一个坎。它横亘在人生的路途,你必须途经它并辨认它,甚至把它嵌在记忆里。一条路蜿蜒上天山,树影扶疏,山风习习。走约半小时,就可登顶。只见山顶上平坦可容几十人,周遭百叶皆翠。天上之山,禅意满满。

“九九重阳,登高吃糕”,重阳节吃重阳花糕,是家乡的一大传承习俗。在那个贫瘠的年代,我家还不富裕,舍不得上街买五色花糕,只能自己动手做重阳糕了。

重阳糕又称花糕、发糕、五色糕,也许正因为这些别称,母亲做的重阳糕,花色品种繁多,口感松软膨发。做重阳糕,看似简单,实则费时费工。平日里,母亲忙于田间劳作,没有时间蒸糕。可是一到重阳,无论再忙,母亲都要蒸上一笼重阳糕,表达对家中老人的孝心和子女百事俱高的祝愿。

重阳前一天,全家忙开了,有的磨米粉,有的磨赤豆,有的熬豆沙。

老周三记

■ 李林青

人,仿佛都有一种迟到的感觉,大家心里可能总会一遍又一遍地在追问自己:为何到现在我才出现在这个来了就不愿离去的地方,为什么?答案很可能就是:缘分未到吧,一切勉强不得。山中的纪事,由于在漫长的时间里没有文字的著述而寂寥至今,不为世人所谙。我们虽说身处一个小村落,但其实是个大花园。在这里一年四季有赏不完的花,花中有采不完的蜜,蜜中有嗅不完的芬芳。如果有幸在水边筑一间小屋,再架一座木桥通往水面,那人生该是多么安闲啊,亲近着水连系着山,在自然山水中与世无争地活着。

老周三就像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的一个局部,那里有浩渺的烟波,有层峦叠嶂,有醉人的青绿熏染。宋人画意里的宁静和辽阔,在海南,只有松涛库区才有,其他地方却无。而令人在恍惚中不知不觉穿越千年的唯有老周三。它有渔樵,有烟雨,有迥异于凡俗的令人难以割舍的山野宁静。在山上走着走着,我好像在寻找什么,但仔细想想什么也不曾有。风声、鸟声、树叶的摇曳声随处可见,也无须寻觅,但我心里却依然空落落的,我想可能是在寻找一份说不出的宁静吧。老周三是一个让人仅仅瞥过一眼,就无法从心里抹去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说来,我应该把它称之为心灵的辋川,或者是精神的蒹葭别院。它具备安放心灵和肉身的所有元素:空山、茫水、林中路和无止境的静泊。江湖夜雨一壶酒,草木年华人不悔,毕生相忘于老周三可矣。



《艳秋出猎图》(版画) 张祯麒 作

■ 节间词话

九九重阳糕

■ 许国华

说:“重阳糕是敬老糕,你先送几块糕给爷爷奶奶吃,然后我们才能吃。”我迫不及待地拿起几块重阳糕,送进爷爷奶奶的房间。

送糕回来,母亲将切好的糕片贴在我的额头上,口中念念有词:“吃了重阳糕,步步都升高。”母亲很重视重阳节,她认为老人在这天吃了重阳糕,就能年高体健、安康长寿;孩子吃了重阳糕,就能百事俱高、平安健康。这也是母亲重阳蒸糕的本意,无论多忙,母亲都要蒸重阳糕,图的就是这个吉利。想必天底下的母亲,都有这样的心思,那就是希望长辈年高体健、子女百事俱高。

当一盘盘插着五颜六色小彩旗的重阳糕端上餐桌的时候,我笑了,母亲也笑了。母亲蒸的重阳糕,外形好看,蓬松香甜。咬一口,又酥又软,那香喷喷的味道便弥漫唇齿间。红枣、芝麻等干果特有的香气,混着豆沙的香甜和糯米的软糯,席卷着味蕾,令人回味无穷。

母亲每年都要蒸上几笼重阳糕,除送去爷爷奶奶一份外,母亲也会“端一盘”送给村里长辈和孤寡老人一份,让老人们感受到重阳节的气氛。

重阳节是中国人的节日,也是中国人的福气。吃着母亲做的重阳糕,感受到一份浓浓的孝心和甜甜的爱意。我从母亲身上,感悟到了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那种孝与爱的延续,是温暖,是幸福,也是传承。

H 诗路花语

黎村中水灵的眼睛

■ 刘志仕

秋天,金色的阳光洒满黎家院落
遇见你,第一次
俄贤的篮球场,农户的家似在迎候归来的打工仔
聆听农家挥洒热汗的喜悦

一个小姑娘,志愿者俄贤岭那个清晨
莫非是珊瑚来访的俄娘山边路过的清风
款款撩拨那张秀气的脸蛋白净,亮过今晚的月亮

又一个秋天,收获的季节教师队伍招考了
山村的黄花梨,告诉我如今校园的讲台上,黑板前又多了一双乌黑水灵的眼睛
多了一个美丽的梦

红月亮

■ 吴辰

月亮烤熟了,刀叉都已备好
亲爱的,还缺一瓶红酒
两只高脚杯,以及三座铜制的烛台
风如寒铁,有些刺骨
秋天深去,夜幕来得过早
我们需要一些温暖的东西来填充空旷的胃和心脏
月亮红了,像枫叶,像柿子
像所有美满的结局
让人心旌摇曳
这样的夜晚,适合我们
紧紧地
依偎在一起

秋风

■ 郝军

秋风站在原野上徘徊
苍鹰和石头的故事都只是寓言
猫狗推算时间不需要对照日历
这是多么高明的经验主义

借着磐石做短暂的栖息
醉心湖边的枫叶不忍离去
千万别让它淋湿了你的羽翼
诗人最留恋这美丽的季节

灼热的伤疤过于清晰
暴虐的大雨使词语顿时歉吁
一串串反叛撕裂夏的掌控
乌蒙蒙的云朵拉近旷野与城市的距离

卸下妆容的楸树会感觉很疼
夜归又多么担心迷失方向
黄昏不一定遵守清规戒律
犹怕来不及打捞最后的晨曦

西南湾的绿

■ 谭科琦

晌午
新寮岛的太阳——
饱满、炽盛、慷慨
一辆淡红色的轿车
轻轻驶入了绿的堡垒

西南湾
在绿的层层叠叠中
半抱琵琶半抱脸

在一条矮平山梁上
西南湾的绿重得压成弧月
有木麻黄条纹状坚毅的绿
有竹林子尖头形向上的绿
有花梨树垂柳式高贵的绿
有绿萝兰心字形忠诚的绿
有龙爪槐雨伞状爱情的绿
有大大小小形状百态的绿
三五成群的羊似乎也是绿
远处黄牛吃着绿草也是绿
近处家鸡探出头来也是绿
一条狭小的弯弯绕绕的小路
两边涨满了绿,包括我
全身满满的是绿

西南湾,守望一湾碧海
它的绿,试比大海的蓝
有着飞翔的欲望

椰子

投稿邮箱

hnrzbpb@163.com